

#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

许钧 袁筱一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许钧 袁筱一 编著

# 当代 法国翻译理论



#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法国译论研究的新开端 .....	(20)
第一节 打开语言学的大门 .....	(21)
第二节 “意义”与翻译 .....	(24)
第三节 翻译与“世界映象”理论 .....	(30)
第四节 翻译、语言与人际交流 .....	(35)
第五节 翻译是可行的,但也是有限度的 .....	(42)
第六节 乔治·穆南的贡献与局限 .....	(50)
第二章 构筑翻译理论基础的尝试 .....	(60)
第一节 何为翻译 .....	(62)
第二节 翻译与外语教学 .....	(66)
第三节 关于“成见性反对”的论战 .....	(72)
第四节 内涵与翻译 .....	(76)
第五节 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	(86)
第三章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 .....	(94)
第一节 信息参量与语言变素 .....	(96)
第二节 原语与译语的相互影响 .....	(102)
第三节 语言的交际作用与习语 .....	(106)
第四节 发展的社会语言学与翻译 .....	(110)
第四章 翻译的文化视界 .....	(113)

25/1/24/06

第一节	“直觉性”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的最终合流 .....	(115)
第二节	路德的《圣经》翻译与德语的统一 .....	(117)
第三节	忠实与扩充——赫尔德的翻译语言观 .....	(119)
第四节	歌德论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 .....	(121)
第五节	浪漫派和他们的“无限相融”主张 .....	(124)
第六节	浪漫派的思辨翻译论 .....	(126)
第五章	“翻译诗学”理论 .....	(136)
第一节	翻译诗学的基本观点 .....	(137)
第二节	翻译诗学探源 .....	(144)
第三节	翻译诗学与语言学 .....	(150)
第四节	翻译诗学的比较与启示 .....	(154)
第六章	翻译理论基本问题研究 .....	(162)
第一节	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 .....	(163)
第二节	意义：忠实的归宿 .....	(167)
第三节	一个宽容而能动的“忠实”概念 .....	(174)
第四节	“意义忠实”的实质与局限 .....	(182)
第七章	翻译的释意派理论 .....	(187)
第一节	释意理论概述 .....	(189)
第二节	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 .....	(197)
第三节	释意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 .....	(208)
附：	释意派理论术语概念提示 .....	(215)
第八章	翻译教学理论 .....	(223)
第一节	笔译推理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	(224)
第二节	笔译推理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	(228)

---

第三节	笔译推理教学的课程设计和训练进度	(231)
第四节	关于母语译成外语的技能训练	(241)
第五节	跨文化异语交际的对策	(243)
第六节	翻译教学师资的培训	(246)
第九章	建设性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	(251)
第一节	关于翻译批评概念的思考	(252)
第二节	对已有翻译批评的批评	(255)
第三节	一个可操作的批评方案	(259)
第四节	建构性的批评取向	(269)
第十章	对翻译的历史思考	(274)
第一节	翻译历史研究的目的、方法与侧重	(276)
第二节	法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梳理	(280)
第三节	探寻西方翻译理论史的启示	(299)
主要参考书目		(304)
后 记		(310)

## 引 言

近二十年来,我国译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借鉴、学习外国翻译理论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许多国家的翻译研究成果,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介绍,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比如对法国翻译研究的情况,我国翻译理论界了解就不多。就我们所知,至今只有过对乔治·穆南的一点零星的评介<sup>(1)</sup>和对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概要介绍<sup>(2)</sup>。然而,自1963年乔治·穆南的国家博士论文《翻译的理论问题》发表后,已三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法国翻译理论是否对乔治·穆南的研究成果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呢?当代法国理论研究是否在翻译学的基本问题的探索上有独特的建树呢?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我应法国文化部邀请,于1993年5月至9月,对法国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重点考察。在访问考察期间,我有机会广泛接触了法国翻译理论界人士,并搜集了近三十年来法国译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为借鉴当代法国译论研究成果,拓展我国译论研究的视野,推动我国翻译学科的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当代法国的译论成果向国内译界人士、有志于翻译理论研究的青年同行和高校外语专业学习翻译的各个层次的学生作一尽可能全面系统的介绍。

—

在法国的文化生活中,翻译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法国文学

翻译家协会前主席雅克莉娜·拉哈纳曾经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离开了翻译,也许就无法生存下去。她曾经就法国翻译出版情况作过一次全面的调查,在一份题为《翻译在法国出版政策中的位置》<sup>(3)</sup>的调查报告的分析中列举了如下的数字:法国199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包括艺术、文学史、历史与文化、小说、传记、诗歌、戏剧、宗教、人文科学与青年读物等)总计14360种,其中翻译占4438种,涉及近30个语种。据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日益扩大,翻译将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法国,直接或间接从事各种翻译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法国现有的几个翻译协会中最有影响的是法国翻译家协会,它是国际译联的发起组织之一;其次是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还有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等。各协会之间有交流,有合作,都有常设机构,有专人负责定期接待来访人员、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学术刊物。为了解决经费上的困难,有关组织积极活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1990年,法国政府提供了近500万法郎的翻译资助(其中包括多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资助),并出资邀请了17位外国翻译家(包括中国、前苏联、日本、希腊等国的翻译家)去法进行了短期学术访问。这几年来,资助的经费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为了鼓励翻译人才,法国文化部在1987年设立了“国家翻译大奖”,每年12月颁发,奖励杰出的翻译家;此外,还在有关基金会与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设立了诗歌、小说、戏剧等多项翻译奖。应该说,近年来,法国政府与有关基金会作出的种种努力,对鼓励翻译人才、促进翻译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翻译活动的活跃,翻译组织的相对健全,再加上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开展。

法国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大学教师与有关人文科学的研究人员,还有一些专职翻译家。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气氛,比

我想象的要浓厚。我于1993年5月19日抵法,不久便拜会了法国翻译家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听说他们不久前在布洛涅森林举办了一次有关“社科翻译”的学术研讨会。6月初,收到法国国家翻译图书中心的通知,应邀参加了由久负盛名的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国际哲学研究中心发起组织的“诗歌与翻译”学术研讨会。会议为期三天,代表发言热烈。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有法国的翻译家,著名诗人,如诗歌翻译家米歇尔·德吉(Michel Deguy),诗歌翻译家马尔蒂娜·布洛达(Martine Broda),有法国独树一帜的文论家、翻译理论研究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还有来自希腊国家翻译中心的翻译家埃旺克洛斯·比茨奥利斯(Evangheros Bitsoris)先生,此外还有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诗歌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研究家。研讨会议题集中,讨论气氛热烈。紧接着,在6月11日,法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文化研究中心又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翻译研讨会。该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欧洲本土内各语言的互译问题,我应邀列席了这次研讨会。研讨会规模不大,讨论主题“翻译——自由与侵犯”(主要讨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权利与束缚),对界定翻译的创造力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侵犯”(“Violence”)这一概念,我理解不深,但从有关材料上看,觉得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消除翻译活动中的诸多消极因素是有一定意义的。翻译,是一个各种关系(语言、社会、文化、道德)交织与碰撞的中心,从积极意义上说,翻译是不同思维体系、不同语言形式、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美学观念相互交汇、相互影响的中心,在人类交往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消极的角度看,围绕着翻译活动,则存在着各方面、多因素的冲突,比如译文与原文的冲突,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冲突,译者与原作家的冲突,读者与译者的冲突。在冲突中,势必会产生一些相互侵犯的行为。研讨会探讨产生这些侵犯行为的社会、文化、语言因素,提出一系列足



以引起人们进行深层思索的问题,如“译者粗暴地处理原文”,侵犯原文与原语文化,在译语中掺入浓重的主观色彩等。这些问题的针对性扩大了翻译理论如何与实践结合方面的探讨层面。在先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法国巴黎翻译理论研究界就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翻译研究的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7月初,我前往距地中海岸仅40公里的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在这里,常年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翻译家分批进行短期的交流与研究工作。无论就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而言,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确实是个理想的翻译研究场所。与我同批到达中心的有法国、日本、希腊、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十位翻译家。自然,交流译事经验、切磋翻译技巧成了该中心活动的一个传统项目。近十年来,每年的11月8日—11日,中心还负责举办大规模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每次研讨会着重探讨一两个主题,会将论文集册出版,为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二

乔治·穆南作为法国新时期翻译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在开拓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廓清翻译理论研究的界限,特别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翻译的障碍与可行性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另一方面讲,乔治·穆南主要是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翻译研究应该思索的理论问题,但对他提出的有关翻译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并没有给予答案。在他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批为翻译学的建立而不懈探索的翻译理论研究人员。就总体而言,法国对翻译研究的面比较广,在有些方面已有了相当深度。

就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巴黎第三大学、第七大学、第八大

学、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及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图书馆接触到的有关翻译理论研究的图书看,法国翻译理论研究在翻译史、翻译基本理论、翻译方法、翻译教学、翻译诗学、机器翻译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与玛丽亚娜·勒代雷主持出版的《翻译学丛书》。该丛书由 Didier Erudition 出版社出版,第一部是由塞莱丝柯维奇与勒代雷合著的《释意翻译》,出版于1986年。该书是塞莱丝柯维奇论述其“释意翻译理论”的奠基性著作。迄今,该丛书已有七部著作问世,涉及的面较广,比如有伊利萨白·拉沃所著的《翻译在语言教学法中的作用》,着重探索翻译教学的理论问题;属于同一研究范围的还有克里斯迪娜·杜里厄所著的《科技翻译教学法基础》。丛书中还收有翻译史研究的著作,如马利亚姆·萨洛姆-卡尔的《阿拔斯时代的翻译》。得到较为一致好评的是安帕罗·于塔多·阿尔比所著的《翻译的忠实概念》,全书236页,以释意理论为指导,对翻译中涉及“忠实”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透彻的剖析。丛书中也收有论文集,如1991年出版的《翻译中的自由性》就是1990年6月7日至9日在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召开的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由该校现任校长勒代雷教授与弗图纳托·伊斯拉埃尔先生合编。

值得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与著作者绝大部分是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十余年来,他们与塞莱丝柯维奇教授、勒代雷教授通力合作,在翻译理论研究中不断拓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丛书涉及的内容看,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虽然丛书冠以“翻译学”之名,但仅仅是一种探索。已发表的七部著作中,基本没有从宏观上去建构翻译学体系,而是在现代语言学交际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翻译和翻译教学实践,提出了“释意理论”。该理论具有系统性,也有一定深度,且对实践有指导价值,其影响已

远远超出法国的范围。

由法国南方通讯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学翻译研讨会论文集》至今已出版十余辑,该论丛由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编辑,从1984年起,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以阿尔勒城为基地,每年11月举办国际文学翻译研讨会,每次会议的论文都结集出版。这套论文集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价值。每部论文集的内容相对集中,探索的主题都是翻译的基本问题,与实践的结合性较强。从已出版的论文集来看,内容涉及文学翻译的基本性质,翻译者的任务,翻译思维与表达形式,诗歌翻译、戏剧翻译、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培养、名著重译、翻译质量评价等问题。从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安排的研讨会内容看,他们十分注意使翻译理论的研究对翻译质量的提高有所帮助。比如,他们常围绕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家的作品的翻译,像狄更斯、普鲁斯特的作品的翻译,集中多个语种翻译家的智慧,对这些作家的作品的特点、翻译障碍、处理方法与原则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这样,由于针对性强,研讨会的成果便具有理论推广的价值了。比如在1984年举办的第一次翻译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译者的两重性、文学翻译家的社会地位,以及作家与翻译家的关系问题,主题明确,讨论紧紧围绕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来进行,具有相当的深度。<sup>(4)</sup>又如1993年11月,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探讨译者与原作者、译文与原文之间有关社会、文化、美学观念冲突的协调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翻译中这一必然遇到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与探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在翻译研究领域,米歇尔·巴拉尔主持的《翻译研究丛书》已具有一定影响。列入该丛书出版的已有八种,包括乔治·穆南的《不忠的美人》、达尼埃尔·吉尔(Daniel Gile)的《会议翻译研究思考》、让娜·坦塞特(Jeanne Dancette)的《翻译过程——理解过程的实验

研究)、米歇尔·巴拉尔的《篇章关系与翻译》、莫里斯·贝尔尼埃的《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巴拉尔主编的《多元翻译》、利埃温·杜勒斯特的《法国翻译理论研究一百年——从巴特到利特雷(1748~1847)》和巴拉尔的《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与思考》。其中较有特色的有利埃温·杜勒斯特所著的《法国翻译理论研究一百年——从巴特到利特雷》，该书总结了从1748年至1847年这100年间法国翻译家所探讨、论述的一些理论问题，有介绍，有评介；另外M.巴拉尔所著的《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与思考》，从翻译的基本原则到翻译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及。同时，作者把翻译活动放到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宏观层次上去进行思考与考察，对我们进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研究具有启迪意义。

确实，法国翻译理论研究在近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相当活跃，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上面提到的莫里斯·贝尔尼埃，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其博士论文《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由奥诺雷·尚皮翁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拉德米拉尔从翻译教学的角度研究翻译，他的《翻译的理论要素》一书于1979年由巴黎巴约出版社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巴黎高等翻译学校主编的《翻译学研究——献给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一书，该书于1990年出版，收录了20余篇论文，作者大多是塞莱丝柯维奇教授的弟子，从各自研究的角度阐述了塞莱丝柯维奇的“释意理论”，为完善该理论作出了努力。此外，还有不少有关翻译历史研究的著作或论文集，如G·康塔米娜主编的《中世纪的译事与译家》，让·马塞尔所著的《圣哲罗姆与翻译》等，这些著作都在考察翻译历史的同时，对翻译家的作用、创造以及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除了各种著作之外，还有不少杂志为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努力。如《语言》、《交流》、《实用语言学研究》、《现代语

言》、《阅读》、《美学杂志》等都开辟过专栏或特刊,刊登有关翻译理论研究的论文。就连法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文学半月刊》也在1990年开出相当的篇幅,进行翻译讨论。目前,法国有三种杂志,专门用于交流翻译信息,探讨翻译理论:一是法国翻译家协会的会刊《翻译》,每年四期;二是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与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共同主办的《翻译文学》,该杂志于1991年6月创刊,为半年刊,现已出版13期;三是雅克·兰古尔出版社出版的《译坛》杂志。此外,还有巴黎第三大学“英法文体对比与翻译研究中心”创办的《语言再现》杂志,主要刊登该中心的研究成果,限于英法两种语言互译研究的范围。

法国翻译理论界在机器翻译模式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研究。1964年,乔治·穆南发表了《翻译机器》一书,对涉及机器翻译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近十年来,随着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不断发展,机器翻译研究取得了越来越可喜的成绩。1991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与巴黎第七大学发布了“欧洲翻译计划”的1号技术报告,作者为L. 邓洛斯与O. 朗朗斯。该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自动翻译系统的语言学基础问题,设计了语义化的中介转换程序。第二部分涉及形式处理与翻译的层次与秩序问题。这份技术报告的问世,在法国翻译理论界一度引起轰动,尤其在翻译模式、翻译程序与具体转换手段等方面给人们以理论的启迪。不过,从该计划的设计目标看,“欧洲翻译”理论上只能进行“技术翻译”服务。

### 三

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法国翻译理论研究呈多向发展的趋势,几乎涉及与翻译有关的任何一个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本书中,我们根据手中所

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经与法国译论界的同行多次探讨,选择了近三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结合翻译研究的一些共性问题,有重点地作一概要性的评述。

迄今为止,法国几乎没有一部全面构建翻译学框架的著作问世,据我们了解,目前,法国译论界的研究重点并不在此。究其原因,恐怕有重要一条,就是翻译学不是凭空可以建立的,它首先需要人们廓清翻译学研究的对象、领域。然而有趣的是,一方面,语言学、符号学、比较文学等学科都争取把翻译研究纳入自己的范围;另一方面,翻译理论研究又把语言学、符号学、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当作研究的手段,从各个边缘的、相交的领域入手来扩大并确立自己的研究范畴。在我们所选择的,作重点介绍的法国翻译理论中,有标志着当代法国译论新的开端的乔治·穆南;有试图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构筑真正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的译论基础、探索“翻译理论要素”的拉德米拉尔;有以现代语言学为指导,特别是将社会语言学的成果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去的贝尔尼埃;有拓展翻译研究的视野,将翻译活动置放在一个开阔的文化大背景中去进行考察的贝尔曼;还有以现代诗学理论为基础,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本质和特性作出界定的梅肖尼克。另外,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趋势看,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所创立的释意派理论正以其系统性和对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而越来越显示出其影响力,在国际译论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一席,本书以较多的篇幅,择要对释意派理论进行了介绍,同时还对阿尔比的《翻译的忠实概念》和菲亚尔的笔译教学理论进行了评述、分析与探讨。

我们知道,自本世纪初以来,语言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各种理论纷呈,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几乎影响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张汝伦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一书中指出:“语言作为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特征与手段与人同在,它既是思维的工具,也是实践的媒介,

又是历史的表达。同时,它又是存在的视界与人文视界的基础和界限所在。语言的这种本体论上的先在性与生存论上的基础性,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人们反思与探究的焦点。”<sup>(5)</sup>正是因为语言的特殊地位,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语言的探索与研究,本世纪初在哲学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的“语言的转向”,德国、法国等各国哲学家在研究中对语言的深层次的考察与辨析,以及将“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融为一体”进行思考<sup>(6)</sup>,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与语言学不可分割的关系,更何况与以语言转换为具体转换形式的翻译活动呢。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阿热吉在《言语的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sup>(7)</sup>一书中专门论述了现代语言学对各人文学科发展所作的贡献,其中也谈到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不能否认,在近三十年来的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给了我们许多启迪与指导,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60年代到80年代,法国翻译理论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如乔治·穆南,他对翻译理论研究与语言学的关系、翻译与语言学关于“意义”的理论、翻译与“世界映象”理论、翻译与人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的可行性,也指明了翻译的限度。他对翻译的这一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功不可没。拉德米拉尔的研究也没有脱离语言学的指导,他对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关系,对翻译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总结、梳理与思考,都有着相当的深度。他对乔治·穆南的理论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乔治·穆南虽然在理论上展示了思维的、语言的、社会的共相现象的客观存在,从哲学的意义上论证了翻译的可行性,但是,对于直接从事翻译活动的人们来说,指导作用却不大。为此,他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该紧密结合翻译实践,翻译学的建立不能基于一些先验的“科学标准”,而应该对译者真正有所启发,有所指导。<sup>(8)</sup>他明确指出,鉴于“理论与实践的鸿

沟,我们从翻译理论(或者说翻译学)中吸取的唯一好处,便在于澄清翻译的诸多困难,将之分类、概念化,以便能总结出一种决定的逻辑。目的在于‘启发’译者,为其在翻译中需要作出有所选择的决定时提供帮助”。<sup>(9)</sup>

翻译的基本理论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语言学自然不可能都给予满意的回答。但对翻译的具体实践,现代语言学理论却给予了诸多帮助。由于西方许多语言之间的特殊的历史姻缘关系,语言学的许多成果,如语义分析方法、语境理论、语用理论等等,对西方许多语言的互译有直接的指导价值。近二十年来,法国的许多高校使用的翻译教程基本上都得益于现代语言学的成果,如弗朗索瓦丝·格雷莱的《英译法入门》、《法译英入门》<sup>(10)</sup>、弗朗索瓦·加里克丝与米歇尔合编的《英法互译教程》<sup>(11)</sup>、伊莎贝尔·佩兰的《英语翻译方法》<sup>(12)</sup>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吉勒明·弗莱舍的《法英句法比较——翻译问题》<sup>(13)</sup>。在法国,有关英法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早已不算是陌生的话题。然而,吉勒明·弗莱舍在这部题为《法英句法比较》的书中所探讨的内容,却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对比语言学的范畴。正如 A. 居里奥教授在前言中所说,“此书以全新的方法开辟了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名语言学家的敏感,更是一名译者,一名教师以及一名文学和语言学研究者的全部智慧。”该作品作者以写于 19 世纪的法国文学名著《包法利夫人》和它的五个主要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抽取大量例句,对英法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如时、态、体、数的变化)及这些结构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的转换进行分析,力图阐明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内部语法范畴内的某些相似并不是不同语言中同一意群间相互对应的必要条件,其它如上下文的语境、合作发话者(co-énonciateur, 亦即译者)的态度,还有作品及译作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等外在因素都是值得考虑的对象。正是这一内在和



外在的双重关系,构成了一些语言现实,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基础。这些翻译教程或从语言对比角度研究翻译的著作,对我们研究具体语言的转换规律,翻译教材的编撰,无论在指导思想,还是在编写原则或具体方法上,均有一定参考价值,可惜由于涉及具体的语言互译技巧或练习,本书不能作进一步的介绍。

无论对翻译基本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具体语言转换规律与技巧的探索,语言学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翻译活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涉及因素多,范围广,因此仅仅从语言学的途径来研究翻译日益显出其局限性,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很难说得通。渐渐地,译论研究界不少学者对翻译的语言观提出了质疑。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译论研究向深度发展所需要的。法国翻译研究界最早突破“纯语言学途径”的,恐怕要算亨利·梅肖尼克了。梅肖尼克是法国著名的文论家,他的《诗学》一书至今已出五卷,在法国文论界影响颇大。其中的第二卷,叫《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他对奈达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批判,认为奈达运用语言学的生成转换理论以及结构主义语义学所构建的所谓的“翻译科学”,实际上并非建立在真正的科学的意义上,因为它在实质上排除了一切文学翻译,将形式与内涵对立起来,将科学与艺术对立起来。在梅肖尼克看来,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具有“超越语言之上”的阅读创作的特性。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仅用语言学的手段是不可能得到诠释的,所以必须纳入诗学的轨道。他试图建立一种“实验性的翻译诗学”,要使原语与译语之间、不同时代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得到历史的客观性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梅肖尼克是从诗学的角度对文学翻译的使命与原则进行了深层的探讨。他认为,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是文学生命延续的保证。世界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必然会被翻译、传播;而真正优秀的翻译作品往往被当